




真情

ZHENGQING YUWO WUGUAN

山有枢 芦苇 著

我无关

大众文艺出版社



真情

ZHENGQING YUWO WUGUAN

山有枢 芦苇 著



我 无 关

六朵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情与我无关/山有枢、芦苇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80094-802-1

I. 真…

II. ①山… ②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330 号

真情与我无关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100021)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313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94-802-1/I·531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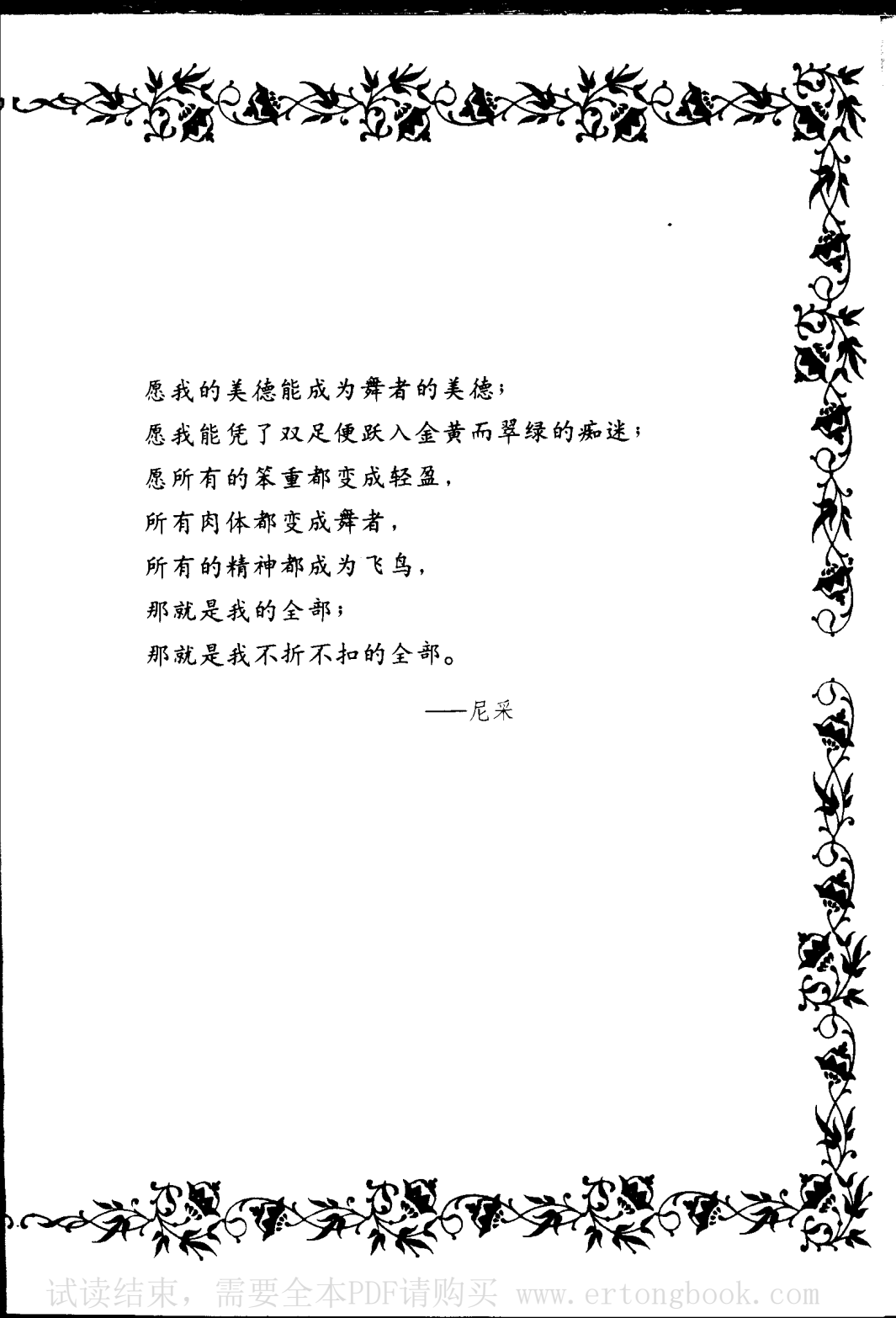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 100007 1136 信箱

内 容 提 要

巴黎是举世闻名的“花都”，这里是物欲的天堂，是浪漫的乐园，也是真情的荒漠。

本书真实地展现了我国的海外游子们在法国巴黎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生活。他们抱着不同目的通过不同渠道来到世界著名的浪漫之都实现梦想。然而学业的进取、生存的艰辛、心灵的孤苦、精神的空虚、生理的饥渴，使他们在身心疲惫、困惑茫然之余演绎出一幕幕色彩斑斓的悲欢故事。其中主人公程哲自从到巴黎的第一天便开始经历一对毫无感情的中国男女同他挤在一间小屋里做爱，而他真心爱上的女人却害怕真诚的束缚选择了放荡不羁的他人。一些年轻貌美的女人为了物质生活的满足，不惜以青春和肉体做赌注，可在不相信爱情的法兰西，最终毁灭的还是她们自己。

程哲在学有所成后回到梦魂牵绕的祖国。他在国外“红灯区”都始终守身如玉，在国内却与暗娼共舞。在圆了出国梦的同时，本意上的人生价值又失去了什么？这一切就是本书要反映的现实。

A decorative border of black floral and vine motifs surrounds the text. The border consists of a horizontal line at the top and bottom, and a vertical line on the right side, all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 and flowers.

愿我的美德能成为舞者的美德；
愿我能凭了双足便跃入金黄而翠绿的痴迷；
愿所有的笨重都变成轻盈，
所有肉体都变成舞者，
所有的精神都成为飞鸟，
那就是我的全部；
那就是我不折不扣的全部。

——尼采



被虚假戏谑的真诚是正常的
被真诚爱怜的情感是可笑的
被情感矫饰的人生是糊涂的
被人生追求的真诚是虚假的

——题记

没有一种影响比那年秋天的那个凉风萧瑟的晚上，对程哲的一生更为重要了。那晚，浓重雾霭的夜幕笼罩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机场上五颜六色的灯光，在雾霭中有一种迷离得让人沉醉的遐想，就如同他当时缥缈的征程一样。他知道，人的一生往往都是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那一瞬间改变的。

法兰西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客机按照预定的时间脱离了跑道。当它颤抖着翅膀扑向星光闪烁的苍穹的时候，一种强烈的留恋让程哲的眼中积蕴已久的泪水终于溢出。他闭上了眼睛，禁不住在心底默祷着：再见，我的亲人。再见，我的祖国……

透过弦窗，万家灯火的北京变得逐渐模糊，黑蒙蒙的天幕似风卷着扑面而来，给人一种茫茫无措的幻觉。程哲的心里逐渐沉甸起来，那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苍凉心境，在



刚刚淡化的情绪中,重新凝聚,仿佛已深浸到身体中所有触觉神经……

在机场与妻子告别后,他甚至想到“生离死别”这四个字。离开熟悉的祖国和故乡,到一个从来不曾接触的地方和人群中生活、工作,而且还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程哲不止一次地想到,也许这一去事业有成、经济翻身;也许真会落个“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境地。

座舱内蔓延着浓郁的香水味。这种不熟悉的味道刺激得他有些头昏,他抽动鼻翼,靠近窗口,似乎要吸入点清凉的空气来提高自己的情绪。尽管他知道,这不可能,或者说他吸到的决不会是这个机舱以外的东西,可他还是想这样做,权当转移注意力也是好的。可过去很长时间,他还是觉得不行,他摸摸自己的脑门,感到头真的有点儿发烫。在恒温二十几度的机舱里还觉得冷,可能就是发烧了。机舱内,空无旅客的座位很多,程哲找到一排空位,蜷缩着躺下。只觉得身子忽悠悠的,心里也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开始闹腾。正当程哲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在叫唤,而且那个声音分明不是在梦中,就在他的跟前,他被人打了一棍子似的,一轱辘坐起来。一位高大魁梧的空中小姐正低头向他问候。他仔细看去,那笑容可亲得仍像梦中一样。他揉揉眼,才清醒地发现,小姐的身边停着一辆小推车,上面塞满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食品袋。尽管程哲的法语水平根本未到与人家对话的地步,可他还是很快从面前的情景中弄明白,空姐是在请他进餐。程哲摇摇头,用英语答道:“No. thank you”,空姐又说了一句什么,这次他是真的



不懂了，因此，他还是用英语回答了一遍：“No. thank you”。空姐点点头，推车走了。程哲笑了笑，心想这招还真的管用。难怪那些出过国的同事们，都这么干：把困难留给别人。想到这儿，程哲又一次曲身躺下，不过心中仍在纳闷，听说空姐都挺年轻漂亮的，这举世闻名的花都来的空姐，怎么是个老太婆？脸上的皱纹那么多？

几个小时过去了，程哲终于没有睡着。座舱内的法国香水味越来越浓，似乎在故意刺激他昏胀的头脑，让他必须接受这异国感受似的。他索性坐起来，强打精神观赏起位于座位前方的电视屏幕。画面里正在放映一部美国影片，乱哄哄的，更增添了他的烦躁。

不过，程哲的心情后来好了起来，其原因大概和他去了一趟厕所有关。在那里，他把老外的厕所认真研究了一番。结论是，那是他生平以来见到的最好的厕所。不仅是干净、卫生，简直称得上是金碧辉煌。想到国内那些进不去人的厕所，他不禁为之感慨。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在厕所上被他人所感慨，这个国家或民族总是值得骄傲的。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他不由得在座舱里闲逛起来，东瞧瞧、西望望看着身边的人们，感受着舱内的氛围，他甚至想到了那些恐怖主义者经常干的一件事情——劫机，并竭尽所能地勾画了一阵紧张激烈的劫机场面。他将每一个乘客都努力打量了一番，寻找那可能发生的场面中，他们的表现。不过，当他发现，大部分乘客都在梦乡里迷糊，其余的或看电视或翻阅报纸而头等舱里几乎没人，空姐又不见了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一个人如果沦落到没人理会的地步，是多么的可怕。而



此时的他，不正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吗？没有熟人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了祖国……这样一想，他便感到自己挺无聊的，瞎转了一趟的结果，却是眼前的一切都那么没劲。程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心不在焉地看起电视。

又到了进餐的时候，尽管程哲没有食欲，可他还是要了一份，肚子早饿过劲了。

这是程哲第一次吃西餐。按以往的习惯，他是不爱吃西餐的，从来都不爱。但现在，他却不得不与它们为食，以至将来很可能天天离不开它。程哲想到老家的汤粉。这还没到异国呢，怎么就变得这样？难道自己骨子里就是馒头稀饭的命？程哲有些笑。

凑着暗淡的灯光，他琢磨着眼前一个食品小纸袋上的法文说明，那专注的神情就像上班时倾心费力地研究一项专业课题。也许，这时的他，用这种聚精会神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能减弱一下头脑的昏沉和躁动的情绪，改变自己一钻进这架庞大的飞机肚子里，便感到的一种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中的疏离。但他无法不承认的是，自那以后，一切在转瞬间都异化得面目全非了。西化的面孔，西化的语言，西化的色彩，西化的氛围，还有西化的微笑。西化，他在若干年中一直思忖，一直幻想，一直想往的一种生活情景，当猛地来到他面前时，竟使他从一接到国外资助留学的通知的那天起，开始的喜悦和激动便堕入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烦乱的心境中，迟迟难以消逝了。这是为什么？踏上飞机前的两个月中，他曾跑到一家短期法语班匆匆忙忙地学习了



一阵法语。可一推上了飞机,那种已经到了异国他乡一般的感觉,让他面对空姐送来的一次次服务和微笑,竟想不起一句可用的法语了。他觉得自己学的那点儿皮毛虽然根本无法在法国生存,可他的毅力和恒心将让他改变一切的理想,此刻竟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无能。前途究竟如何?他心里忐忑,越发没底了。

许是一种百无聊赖情绪的袭扰,当空中小姐再次送来食品后,他又耍了几袋没见过的东西。他将它们并排摆在面前,望着它们精美包装的外表,他对那些小纸袋产生的兴趣越发投入。用自己还算像回事的一点生活常识,猜测到这些小袋中无非是盐、糖、调料等调味品。但当他将一个小袋打开的时候,他却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里面装的啥玩艺了。可越是这样,反倒激发出他的探求欲。他仔细地找到纸袋上的打开标志,小心翼翼地将纸袋撕破,一种青黄色的黏稠液体伴着浓郁得刺鼻的怪味缓缓蠕动着流向盘中的沙拉上。昏暗的灯光下,那青黄的带着一种黑麻点儿般色彩的流质状物,让人产生一种骚痒的感觉。程哲把鼻子凑到跟前,那种呛鼻的气味不由得使他狠狠地打了个喷嚏。他忙环顾左右,见无人对他注意,才小心地吁了口气,探过手指,轻轻地戳了戳坐在前面的登机后才认识的一位鬓发斑白的老教授。老人的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西餐,口里的食物还没咽下,他鼓着嘴,偏转着头,斜视过来。

程哲把手中的纸袋朝他晃了晃,老教授咕噜出一声:
“芥菜。没吃过?”

程哲道:“怎么这么难闻?”他抬起身,将芥菜送到老教



授鼻子下，教授被呛得不禁将嘴里的食物喷出……

“对不起！对不起！”程哲忙道。嘴里赔着不是的时候，他猛然间想起小时候看的罗马尼亚电影《爆炸》里的一句台词：“来点芥菜！”没想到二十年后，他才闻到它的味，原是如此难以下咽的玩艺。

又一位法航小姐步履轻盈地推着饮料车，来到程哲身边。看那样子，像是专为他一人服务来的。程哲不禁有些不安，眯着笑脸向小姐点头。使程哲感到意外的是，怎么这位法航小姐也像个老太太？那老太太拿起个一次性使用的塑料杯，朝程哲示意了一下，一只手指了指车上的饮料，轻声道了句什么。程哲没听懂，但他明白老太太的意思，愣了片刻，挤着牙缝说出了出国后的第一句法语：“Jus d'orange. (桔子汁)”法航老太太点了点头，倒了一杯桔子汁，微笑着递给他。第一句话成功了，程哲感到一丝温暖，一丝快意，烦闷不安的心境一下好许多。他来了精神，把面前所有小袋、纸张上的法文通通琢磨了一遍。

这份西餐终于琢磨着吃完了。装了食物的胃没隔多会儿又活跃起来，喉咙里不时泛上一阵酸水。照理说，这是自己吃的最正宗的西餐了，可咂咂嘴尽力去品味这等正宗的结果，却是淡淡的苦涩和辛辣。将来的岁月中，自己要指望度日的东西难道就是它们吗？程哲把眼光调向窗外，天穹仍是黑茫茫的一片。他戴上耳机，打算听听音乐。在座椅旁边有几个按钮，他点着节拍的时候，触动了一个，座椅忽然向后倾斜了一个角度。他再一试别的，响起一片嘈杂的摇滚乐声。这时，一个身穿航空制服的男乘务员走过来，冲



他微笑着说了一句什么。程哲当然没听懂，他仰脸望着，使劲儿琢磨着那话的意思。站在面前高大英俊的乘务员似乎已猜出他不会法语，依旧微笑着望着他，打着手势又说起来。前排的老教授回头问：“什么事？”程哲忙道：“没有什么事呀！”教授说：“你按错按钮了，那是呼人按钮。”听教授这么一说，程哲脸一红，忙对乘务员点头说了句英语：“Excuse me, nothing(对不起，我没事)”乘务员嘴里嘟哝着，耸耸肩走开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的喇叭传来一阵外语，教授转过身对程哲说：“你听，我们现在到了伊拉克上空。”程哲不由得朝头顶上方的电视机望去，电视画面已经清晰地显示出飞机正在伊拉克上空移动。教授笑着嘟哝了一句：“这会儿要是来一颗飞毛腿导弹，我们就在伊拉克玩完啦。”程哲一想，可不，还真是这么回事。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心里老是空荡荡的。这可是人在高空，说掉下去就掉下去，谁也救不了。他脑中浮现出在报纸上见过的留着八字胡的萨达姆形象，那可是个什么都敢干的家伙。如果再爆发一次海湾战争，就不知这架飞机能不能带着自己去实现未来的理想啦。呜呼，阿弥托佛，上帝保佑，真主在上……

飞机终于越过了整个阿拉伯地区上空，安全进入地中海。程哲仿佛感到海风吹来的湿气。电视里显示的地图通知大家，没多久就要穿过海面，到达那梦寐已久的神秘新奇的法兰西了。他突然有一种奇怪的臆想，他正大睁着眼睛，紧缩着身子，被飞机内沉重的香水气体压迫着诞生到一个新的世界。法兰西，巴黎！多么美丽的名称，多么动听的字



眼，多么让人梦绕魂牵的地方！为了这次的成行，程哲曾给予它多少梦魇般的想往、梦魇般的猜测呀！现在，当它越发地与自己接近的时候，程哲的心中却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激动，而是充盈着更多的忐忑不安了。

飞机在茫茫苍穹中飘浮了十九个小时，终于降落到了戴高乐国际机场。

飞机着地时引擎的轰鸣和颠簸提醒程哲，他真的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程哲觉得自己还在梦中尚未醒来一样，他随着身旁的人们，本能地收拾着行李，下意识地跟着人流出了座舱。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程哲禁不住浑身一哆嗦，打了个胆颤。黎明前的巴黎，天气很冷。正是这冷风，让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他抖擞精神，肩背手提着两个大旅行包，匆匆追赶着前面的人们。

凉意很快过去，紧接着就是头上冒汗。他心里有些着急，天还没亮，法国老板会派人来接他吗？他不知道走出机场后的黑暗中等待他的是什么，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己多做点儿准备。

程哲追上教授：“您不到巴黎，就不用出机场，对吗？”

教授并不看他地回答道：“对，我直接在机场内转机到意大利。”

“我怎么办好？万一我的老板不来接我怎么办？”程哲一半是自语，一半是询问地说道。教授不由得“唔”了一声，转过身，拍拍他的肩膀道：“我刚才在前舱见到一个中国



人，在巴黎呆了好几年，就在前面。你快去找找他……”

程哲一听，想起机舱内闲逛时的印象，不等教授的话说完，道了句“谢谢，再见。”便朝前跑去。

在过边防检查口时，一个年轻漂亮的法国边检官请他出示护照。奇怪的是这次程哲竟很快反应了过来。他心情紧张地递上护照，在一张红色的表格里填上来自北京的字样。边检官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没想到入境手续会这样简单，就是在国内坐回国内航班也比这要复杂呀！程哲的心情轻松了一些。看来，这是好兆头！他信心大增，急匆匆继续向前赶去。

赶到行李大厅时，程哲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守在传送带旁等待大件行李的一堆人中，他很快发现了一张让他感到亲切的东方人的脸庞。他奇怪，这还没在异乡落停呢，怎么竟有这样的感觉？他快步走上前去，脸上挂着欣喜的笑，用中文问道：“先生，对不起，你是住在巴黎吗？”那人转过头来，朝他打量一眼，显出一副早已料到的神情，微微一笑说道：“你是第一次来巴黎吧？”

程哲长长舒了一口气，他猛然感到此时此刻“同胞”两个字是多么的不同一般。从这位年龄比自己略小的年轻人微笑的脸上，他感到稍许的踏实。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连连应声：“对，对。你说得对。我是第一次来巴黎，也是第一次出国。我在巴黎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我的法国老板也不知能不能来接我，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万一没人接我，恐怕还得多请你帮帮忙。”程哲一口气将心里的话倒出，好像自己一旦停顿，对方就会跑了似的。要说，这



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陌生人求助,向陌生人套近乎呀。对方似乎一开始就理解他的心情和意图,淡淡一笑:“没什么,刚来时都一样。不过,算你运气好,碰上我了。”

“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程哲忙不迭地说。

“你到巴黎干什么呢?”

“进修。算是自费来的,法国人给我奖学金。如果您帮我忙,需要钱的话不用担心。”程哲虽未出过国,可在国内也听说了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以赶紧申明。

“哪里哪里,咱还是中国人吧。还没到法国人那样,什么事都用钱来解决。不过,你还真不错,一来就有奖学金,不用打工,比我强多了。”

“你在巴黎好几年了吧?干什么呢?”

“说是自费留学,主要还是打工,不然就没法呆下去。其实,就是没人接你,你也不用怕,像我们打工都能呆下去,你有奖学金还怕什么?”程哲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又咯噔一下。

两人正说着,传送带把行李传了过来。程哲殷勤地帮那男青年抬下旅行箱,从行李箱上他看到了对方的姓名,随即继续攀谈:“你叫韩阳?”

年轻人微笑着点点头,看着传送带方向,问:“你的行李到了没有?”

“到了,就在后面。”程哲说着,赶上前几步,从传送带上使劲儿拖下自己的大行李箱,拉到韩阳的身边。

看到程哲的一大堆行李,韩阳不由得好笑:“看样子,几年内你都不会在巴黎买东西了。其实,这里有中国商场,国



内的东西都能买到。”

“第一次出来的人不都这样嘛！”程哲不好意思地笑道。

两人边说边走向机场出口。

“如果你的老板不来接你的话，你是否就没有地方去了？那你怎么办？”韩阳有意问道。

程哲说：“正是。我正犯难呐。真要这样，只好请你多多关照了。”韩阳笑了笑，未置可否地大步朝机场门外走去，程哲紧紧跟在他的身后，真像怕韩阳跑了似的。

机场外接客的人还真不少。好几张纸牌子举在那儿，但都没有程哲的名字。尽管心里已有准备，然而刹那间，程哲站在寒冷的异国土地上，他的心竟有些凝固了。直到韩阳喊了他一句，他才反应过来。

“看样子没人来接你了，你要愿意，就跟我走吧。”韩阳说到这，不由得叹了口气。“谢谢你！”程哲觉得一股热浪涌上心头，非常感激地望望韩阳，点点头。而后拖着行李，迈着沉重的步子，跟着韩阳走出机场。

巴黎深秋的凌晨，天还笼罩在蒙蒙夜雾之中。只是遥远的东方开始露出一抹亮色的云霞，穿过灰色的天际，让人感到夜之将尽。处于巴黎郊外的戴高乐机场，此刻正是一天中最冷清的时候。除了接客的小轿车和出租车外，宽阔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韩阳和程哲两人在行李的拖累下好不容易捱上地铁，奔向巴黎市区而去。

车上，韩阳用手搔了搔脑袋，有点不大爽快地冲程哲说





道：“咱俩是中国同胞，在你为难的时候，我给你帮忙，这没话说。我之所以有些犹豫，是因为我的住房比较小。你们没有出国的人，总是把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人想得很舒服，呆会儿你到了那里，你会感到很吃惊。我现在住的房子是穷人住的小阁楼，还不到十五平方米，而且……”说到这里，韩阳把下面的话吞了回去，脸掉向了窗外。

即令程哲察觉到韩阳有难言之隐，但此时他也顾不上了。他拍拍韩阳的肩说道：“哥们儿！来之前，我什么样的准备都想到了，只要给个地方凑合蹲一蹲就行。天亮后，等我找到法国老板就好了。说实在的，我真的感谢你。”听程哲这么一说，无论如何也是要粘在他身上了。韩阳无可奈何，只好笑了笑，闭上眼睛养起神来。

到了巴黎北站，程哲随韩阳出了车厢。在宽敞整洁的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在一个接一个的自动扶梯上，那些在他以前所见的电影中才能见到的镜头如同梦幻般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就像个小孩似地东张西望，懵懵懂懂地被韩阳引出车站。

行李太重，韩阳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程哲感慨地叹道：“哎呀，真像在做梦，真难想象我现在就是在巴黎。”他靠近窗口，贪婪地看着外面的夜景，继续欣赏着过去在银屏中才能目睹到的情景，品味着今天果真身临其境的感受。他在心底感叹着：巴黎，充满着迷幻和梦想的巴黎，我终于来了。